壹、故事緣起

我任教於大學裡的國民小學師資培育學系。所謂國民小學師資培育系，是指這個系的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，就已經確定自己的志向，是以當國民小學教師為職志。因此，本系目前約有超過二分之一的學生，都在修習國民小學教育學程的課程。而我個人的學術專業尚能跟哲學沾上邊，當本系需要開授國小教育學程所規定的「教育哲學」課時，系上就希望我能擔任授課教師。

備課過程中，一定會碰觸到哲學架構的介紹。一般而言哲學的整體架構，至少可以粗分為：形上學 (metaphysics)、認識論 (epistemology)、價值論 (axiology) 等三大領域 (Brameld, 1971: 45; Duouis & Gordon, 2010: 1; Handoyo, 2011: 9; Knight, 2008: 9; Velasquez, 2014: 11-18)。其中價值論跟教育實踐有密切的關係，其所衍生出的價值判斷問題，必然會成為教學現場無可迴避的議題。而當我藉由教育現場的實際案例，來介紹哲學價值論所要面對的價值選擇時，我也希望能先釐清自己在實際案例中所持的立場。死刑雖然跟教育現場的實際案例大相逕庭，但其背後所涉及的價值觀，卻似乎若合符節。

近年臺灣有關於「廢除死刑」的討論甚囂塵上，曾經有一位法務部長，因為不願意執行法院判決定讞的死刑犯，而在輿論壓力、執政黨與在野黨砲轟之下，黯然下臺¹。加上2017年初，法務部就宣布「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動小組」將在三個月內恢復運作²，但國內仍有高達85%以上的民

¹ 王清峰部長在2012年3月12日辭去法務部長一職，其辭職原因即是在其法務部長任內「不批准執行死刑」（劉榮、施曉光、王寓中、項程鎮、林俊宏，2010）。相關報導可參閱當時的各種媒體或網路資料。

² 2010年3月23日法務部成立「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動小組」，以使不同意見能藉此機制表達、討論、溝通、對話，之後因未能承諾「立即」廢死，致使該小組之運作呈現停擺狀態。2017年1月18日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又明確表示：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動小組保證三個月內恢復運作（王聖藝，2017）。

意，仍然反對廢死，使得廢死議題又有復燃的跡象。

我關心死刑的議題已經超過10年，也曾經為文探討有關死刑存廢的問題。由於當時撰文時間倉促，自認論述不夠深入；加上此一社會議題，剛好可以成為教育哲學課程中，一個頗堪玩味，適合作深入討論的題目。於是決定透過自我敘說的方式，深度探討死刑與教育核心價值間的關係。這迫使我在拋出議題之前，必須先釐清自己在「死刑存廢」問題的位置與立場。尤其在面對近年一連串隨機殺人的社會事件³，讓死刑存廢的議題，更不容易在理性的氛圍中思辨與討論。

為何我會選擇刑罰中最極端的「死刑」呢？一方面因為死刑是一種無法回復的刑罰，並不給錯誤留有任何彌補的空間，跟一般的刑罰在本質上稍有不同；另一方面，我有必要將自己拋入一種極端的情況，並思考在此情境之下，是否仍能夠堅定對教育工作的終極⁴信念？如此才能確認自己在理論與實踐中的一致性⁵。身為「教育工作者」，必須以極為嚴苛的案例，挑戰自己對教育所抱持的立場，此一立場正呼應I. Kant⁶在《道德形

³ 臺灣近年較為人知的隨機殺人事件有：2016年3月28日臺北內湖的「小燈泡事件」、2015年5月29日臺北市北投文化國小「女童割頸案」、2014年5月21日鄭捷的「北捷隨機殺人案」等，這些隨機殺人／童案件，造成全國性恐慌，部分判決結果，也引發民眾強烈不滿。

⁴ 本文使用「終極」一詞作為形容，自知可能會面對質疑與挑戰，但因Denzin與Lincoln (2005: 3, 2011: 3) 強調：質性研究的發展歷程中，在未來期 (the future moments)，人文學科價值中立的時代將結束，研究者試圖透過論述而影響世界的變遷，於是論文會朝向關注於道德話語 (moral discourse) 與專注於發展神聖的文本性 (sacred textualities) 內容。所以文中所使用「終極」一詞，是企圖凸顯信念或價值觀的神聖性，並在後續行文中提出「終極價值觀」，呼籲教育工作者必須神聖面對的價值選擇。

⁵ 筆者認為，教育工作者有責任將個人的價值觀，從認知體系轉入實踐領域。正如戴朝福 (2016) 所言：「……教師所要薪傳的，……不徒為做人處事上的義理之疏解，而重在生活中去身體力行」，尤其「人生原本就是一無盡的踐德歷程，任何工具價值的學習，都是為了成就人生，成就道德的落實」。

⁶ 本文雖參引Kant的觀點，但不得不承認，Kant對於死刑是採取贊成的立場，恰與本文立場相異，如何能夠相容，確實是一大挑戰！但本文並不認為，參引Kant的論點，就不能反對死刑，但由於相關說明太過龐雜，讀者可參考網路上Nish (2015a, 2015b) 的〈反死刑就一定要跟康德說再見？〉及〈康德的應報觀（一）〉二文，可知Kant的應報觀，充其量可以得出刑罰的正當性基礎，卻未必是死刑的正當性基礎，甚至可能得出反對死刑的結論。